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二十三回 林絳珠乞巧奪天工 史湘雲迷藏露仙跡

話說賈政因同衙門堂官兩人告假，又有幾人出差，不能推辭，一早就到衙門，卻有幾樁事情到刑部裡候審。賈政不放心單叫司官問，便選了兩位能事的司官跟著自己一同問供。先叫司官們審過，遇有問不中肯的，自己也問幾句兒，就開發了幾件。又帶上數起，一起是民人倪二賭博贏了流丐張華，張華身邊有銀，上前搶奪，彼此扭奪之間，張華跌斃，被張華的母舅訪明瞭同賭的一干人，跟查明白，告發到官。賈政問定了誤殺，倪二便釘了拷扭，押下去。一起犯官，是李御史彈劾平安州，一面彈劾，一面得了他的賄賂，許他料理復官。後來平安州不能復官，經手的家人呈告出來。賈政恐怕委屈了李御史，細細審出中間過手的，卻是李御史的家人謊騙，就將家人從重治罪，李御史只擬一個煙瘴充軍。又一起是放帳的西客聚賭，被兵馬司拿住，西客倒反毆差，不肯到案。賈政也恐差役滋擾，細細地問他，就點起名來：王公茂、孫茂源、葉隆昌、王大有，原差王勝、李得功，問他們為什麼結賭、毆差。才曉得他們因為有兩位部員老爺放了外任，要想放一個對扣轉票的狠帳，故此先托人去勾了他的親友來賭，訪問這個出京的官兒有老親沒有，身上有別帳沒有，就便許他們的抽頭。那些中間人，嫌他太狠了，這班西客就拿出舊帳來給他們瞧，說是哪一省哪一位統是這樣的。正在看著，就被差役進來連賭具搶在手裡，以致毆差。賈政本來很惱這班人，又看了這本帳，有多少京官外官，通被他們盤剝得可憐見的，就大怒起來，各人重處了十板，追出各契，光著身遞解回原籍去，將契上的本銀三百餘萬，寫字與各人約定，一年內，將原借本銀送齊到京，造一所日下通濟會館，凡是京員出身，赴外省之任統給盤纏，此項銀兩發交前門外各銀樓存息，京官有借貸的，只交六釐的息金，如歸不起，中人代歸，就有外官出不得京的，也照著借給他。滿京城見賈政辦此一事，無不稱快，外省也盡傳揚。那王公茂等四人帶了一身棒瘡回到山、陝去，也實在的一場春夢，只有赤腳僱工而已。賈政回來，把這一件得意告訴林良玉、曹雪芹說：「這班放帳的西人實在可恨，放了帳祖宗似的同著走，監著坐。人家到任，也就無般百樣地鬧到人家，動不動還要告張狀兒，實在可恨。今日的辦法，也算懲一儆百了。」曹雪芹道：「尤妙在這個日下通濟會館，只是主持他也難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只合著六部堂官，一部管二月便了。」

曹雪芹也說：「很好，這麼樣將來出京的官兒，省了多少磨折。」

賈政生性公正，又是遇事十分用心，真個的聲名日起，徹於九重。這聖神之朝，做臣下的盡了一長，傳達天聽，不比那前代標榜習氣，要待科道交章論起來。賈政這樣居官，就一歲九遷，朝野也都推服，反為他是個椒房之戚，升轉倒覺得遲了些似的。賈政心裡頭刻刻臨深履薄，總說過分了，恐怕福薄的人兒承載不起。又說，自己還蔭著祖宗的好處，到了自己身上，到底積了什麼功行，可以留與子孫。俗語說得好：「上等的吃祖宗飯，中等的吃本身飯，下等連子孫飯也一個人吃完，我而今自己也不知吃哪一宗呢。」

眾人見他這個光景，誰不敬愛他。且說賈寶玉因仲妃之故，住在寶釵房中，玩得了不得，寶釵也很厭煩。寶玉又將小哥兒玩兒，玩得不知輕重的。寶釵盡著推他往黛玉處，黛玉又攆了出來，只得賴在紫鵲房裡過了幾夜，仍舊要到寶釵房中來。寶釵再三推他，寶玉只說林妹妹攆得慌。寶釵笑道：「罷了，我送你去就是了。」

寶釵同寶玉淨了浴，就一同的走到瀟湘館來。黛玉卻往籠翠庵去了。寶釵就同寶玉走進黛玉房來，替寶玉脫了衣，藏過鞋襪兒，教他上了床。躲在竹夫人背後，用紗被兒遮著，悄悄地下了帳子，放了壓帳竿兒，照著原先一樣的，叫丫頭們不許說合來，就抵著嘴笑回去了。又走過來隔著窗笑著告訴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我明日一早晨來瞧你們。」寶玉道：「是的了，寶姐姐你好好地回去吧。」寶釵回去，笑著告訴鶯兒，便道：「林姑娘也推得乾淨，把寶二爺攆得慌，你想想今日晚上，不知寶玉要鬧到什麼分兒。」鶯兒笑道：「咱們且清淨幾天，林姑娘今日晚上也夠她鬧的了。」

到次日早晨，寶釵果真的過去，帶著笑，搖著手，不許人通知，只在窗兒外聽著他們。只聽見他們兩個說話，像是起來了。寶玉道：「妹妹，你到底要告訴人，我們從小兒那麼樣好，誰也趕不上咱們，怎麼樣你回轉過來不理我？罷了，恨是該恨的了，怎麼聽見我死去了也不肯轉一個念兒，咱們拿個良心出來，你自己總要實實在在地告訴我。」黛玉總不則一聲，寶玉就去拉扯她。黛玉就恨起來道：「我的祖宗，而今是憑你怎麼樣的了。晚上那麼樣鬧人家，這會子早陰涼，饒著我罷了，還要鬧。」

寶玉道：「可憐見的，誰這會子再來鬧你。你只要說我死了你怎麼不動一個念兒。你不說我只攥著你這個手斷不放。」黛玉就發起恨聲來道：「祖宗，我告訴你，我坐的功夫兒原不小，已經通過了三個關，差不多成上來了，前世欠了你的債，拖我下了這個苦海子，你還問呢。你往後同寶姐姐鬧去吧。」

寶玉道：「罷了，你而今心上到底可還有我這個人兒？」黛玉只鼻孔裡笑一笑，不言語。寶玉盡著問，黛玉笑道：「什麼而今不而今，算心上有你便怎麼樣。我告訴你，我恨不能心上丟完你，尋我的舊功夫做去呢。」

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再也不要糊塗了。我從前因為別了你，妄想成佛作祖，真個要做和尚，幾乎送了性命，才曉得這些異端邪說，到頭沒有著實的下落。你想那些三乘佛經，總說的一個空字，這便是如來佛教人的真言，說是一個空，叫人走實路的意思。我而今同你在一塊，我就是真仙人登仙界了。不要說現在的富貴盡著咱們快活，就往村野裡去，再則往深山遠水的地方去，同你挑個菜兒，打個魚兒，倒也百分地快活不過。我還有一句話，一個字，只講一個情字。我生也為的你，死也為的你，就想上天也為的你。你也是生也為的我，死也為的我，單則想了個仙人兒做就要丟下我，你到底丟得下丟不下？勸你從今以後除了我一概兒統不問吧。四妹妹也立志堅得很，而今也跟上了大姐姐，好一個仙人兒，難道不算得一個仙人？」

寶釵只管聽，只管笑著點頭兒，聽到此處，忍不住笑出來。黛玉笑道：「不好了，虧我沒有說什麼，寶丫頭做了個沿壁蟲了。寶丫頭怎麼鬼張鬼智地不走進來？」寶釵笑著進來道：「林丫頭你沒有說什麼，不過自己招認著而今是憑寶玉怎麼樣的了。」黛玉就趕上去要擰她。急得寶玉連忙橫在中間解勸開了。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是個道學先生，動不動要說孔聖人的，怎麼樣忘記了《禮記》上的『將上堂，聲必揚』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可知道『內言不出於閭』，這閭以內的人原是大家聽得的，你只不要說合個聽不得的話兒。」

黛玉面上通紅了，臊得了不得，就使勁兒啐她一啐。寶釵恐怕她猴急起來。就笑道：「好妹妹，咱們不要鬧了，有理不打下門客，咱們且討個涼茶兒。」

黛玉道：「寶姐姐，咱們倒也要講個明白，你那裡就算有了孩子，怕的他鬧，這麼個天氣，咱們就不是個人兒，怎麼樣趁我不在家，哄著寶玉人不知鬼不覺地藏在我床上，現在有他三位姑娘們倒不去招他，單則要鬧我，你還有什麼辦的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倒要問你，你昨日晚上怎麼樣地鬧她，叫她恨到這樣，你告訴我。」寶玉就跌著腳笑得了不得。黛玉真個的急死了，一則恨著寶釵，二則怕寶玉說合什麼，就趕上去，扭住了寶釵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不來鬧寶姐姐，我一輩子不理你。」寶玉也真個的趕上來鬧她，急得個寶釵千妹妹萬妹妹，再三地央及討饒。黛玉再三問：「寶丫頭，往後還敢不敢？」

寶釵只笑著不肯說。忽然間，薛寶琴走進來，方才散開了，也還笑一個不住。寶琴盡著問，三人誰肯告訴她。寶琴道：「我今日來訪你們，是大嫂子叫我先來的，說是她隨後也同了眾妹妹過來，她正往姐姐那邊去了，不知姐姐已經過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、史湘雲、喜鸞、喜鳳、香菱、平兒一齊進來，都說是李紈約來的。李紈為的是七月七了，好做一個乞巧的雅集兒。回過了上頭，王夫人說：「這是你們後生家的玩兒，我們老拙的人乞了巧也不中用了。你們盡著玩兒，我也要來瞧瞧呢。」

李紉就去問寶釵，寶釵已經來到這裡，故此一群人一總進來。李紉當先說起，先把個寶玉喜極了。黛玉道：「大嫂子，你且請晴姑娘過來問問看。」晴雯就上來說道：「大奶奶，咱們奶奶三日前就吩咐下了，瓜果供碟兒，統辦得停妥，這會子再不用費一點子心，連送各處的巧果盒兒都已擺好在那裡。」

李紉笑道：「我們這個林丫頭，還有什麼不到的，二十里先落蓬，無大無小的，人家總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上辦的。就這一點子玩兒，就見她的才情，真個的好一個麻利孩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不要誇得過分了。」姊妹們就說說笑笑起來。寶琴便與探春下圍棋，史湘雲觀局，李綺、喜鸞、邢岫煙、平兒四家打馬弔，喜鳳、香菱、李紉、李紋、晴雯五家抹點子牌。一會兒，晴雯有事情走開去，便換上寶釵。玩了一會，只見王夫人叫幾個老婆子抬了一乘竹椅子，帶著琥珀、鸚鵡、彩雲也過來，大家扶了進去。王夫人就便歪在炕上靠著波羅麻的靠枕，小丫頭子拍著腿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齋供的好仙人兒倒在這裡開起賭來，怕的織女娘娘叫牛郎來拿賭呢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太太瞧見了，單沒有我同林妹妹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倒推得乾淨，若是大姑娘是個頭家，你就推不乾淨呢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再三地請姨太太，姨太太不肯過來，難為你又叫紫姑娘去，到底過來不過來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講明瞭，不過來便叫寶玉去，再不來，甥女自己去，再不來太太去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實在請的爽快。」只見紫鵝進來道：「姨太太也來了。」真個薛姨媽走進來，大家請了安。薛姨媽笑道：「咱們老拙的人兒，織女娘娘就要給個巧，也巧不到哪裡去，咱們大姑娘的巧勁兒也巧極了，把織女娘娘的巧庫兒也盜完了，還要乞什麼巧兒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繼媽誇得繼女兒太過了，不要寶姐姐不服起來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這個巧上我也盡著讓你罷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難得老人家喜歡，還是談談呢？還是入了局，玩一玩？」

姨媽道：「我倒要老人少年隊的，同他們玩一玩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是了，咱們也不要另拈坐，揀著個忠厚的下家坐便了。」

姨媽道：「只怕這一班少年將軍，眼明手快，合著幾十張牌在桌單上，瞧也不用瞧，只拿眼睛，瞧著了上下家的臉色呢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們倚老賣老的，怕不得這些。」

薛姨媽就替了香菱，王夫人就替了寶釵，寶釵也坐在旁邊抄底看醒。那圍棋馬弔也照舊地玩起來。小丫頭子四面站開了，將鵝毛扇輕輕地換班打著，只送些新鮮蓮子加薄荷冰糖的溫湯兒、杏紅茶兒解渴。薛姨媽帶著眼鏡，仰著面看看手錶，總看得不爽氣。又回轉頭來望望窗兒，說道：「大姑娘，那洋簾兒紗扇只怕蠅子進來是去不得的，你把那兩竿討人嫌的長竹林叫人支開些，人家鬧不清，在這裡它還來一晃一晃的攪人家。」眾人統笑起來，黛玉就叫人支開去。薛姨媽重新將眼鏡向鼻樑上支一支，說道：「這才好呢。」

眾人在瀟湘館裡玩了一天，太陽將要盡了方才散局。黛玉叫紫鵝算著，輸了王夫人、喜鳳，馬弔局輸了平兒，棋局輸了探春，並起來做中秋東道。散了局，打起洋簾，大家走到院子外四圍圍欄砌方磚的大花勝上，望得碧天萬里，有幾搭五色彩霞，那西閣之西綠楊影裡早透出新月一鉤。黛玉就叫把供果供碟、玻璃燈擺設起來，人面香煙也輕輕地撲著。眾人都把蜘蛛盒兒，一個個供上去，也有金絲銀絲的，也有雕漆的鑲金的，都貼上個記認，將彩線穿了九孔針，小錦包兒裹好了，放在客人的盒兒上。李紉就將憐愛線兒拿出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典故？」李紉笑道：「問寶兄弟。」寶玉說道：「這在《西京雜俎》上說，七月七日，姊妹們臨百子池頭，拿五色彩線彼此相牽，但牽著的人兒不拘著誰，都是相憐相愛的，就叫做五彩憐愛線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倒有趣。」姨媽道：「咱們老人家也來繞幾轉兒。」

寶玉真個的笑著走上來繞這兩位老人家。眾人笑得了不得。寶玉又去繞別人，黛玉、寶釵都啐起來。寶玉笑道：「誰還不疼著誰呢。」一繞就繞到晴雯，晴雯笑得要跌。姨媽笑道：「我真該過來，誰知道有這個樂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本來乞富乞壽給兩位老人家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這一個說好話的，賞她什麼？」眾人笑著，只見一群鶻兒飛到竹林子上，盡著的喜鶻，喜鶻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這個頭頂上的毛兒，通被織女娘娘拔掉了，你還叫什麼。你這麼跑得快，敢則塌了橋，濕著牛郎的鞋襪兒，怕他打跑到這裡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好個傻小子，你看咱們的芝哥兒還要笑你呢。」李紉道：「這群喜鶻也來得奇，不要咱們家又有什麼喜事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人心苦不足，得隴又望蜀。咱們而今盛到這個地步。你老爺天天說的過分了，只求恩典，當一個清閒的差使，咱們還想什麼喜事？」姨媽道：「這府裡的興旺，誰也趕不上，我只敬服你們刻刻地求忠求孝，積德行仁，真個的日日種些福田，那收成也算不清了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外面賈璉趕進來，氣喘吁吁地說道：「恭喜太太，咱們老爺升了戶部尚書，那府裡大老爺也升了吏科給事中。老爺、大老爺已經打點辦謝恩折子去，姪兒還要到那府裡去呢。」賈璉說完便走，寶玉也跟了出去。這裡王夫人等歡喜，薛姨媽以下具各稱賀。王夫人道：「瞧瞧那合子內，咱們今日乞的巧誰的多，」

黛玉道：「本來該明日開來，且瞧瞧看，可有什麼在裡頭。」一會子，大家打開來，除了王夫人、薛姨媽、史湘雲、平兒不曾供，那紫鶻、鶻兒的蜘蛛絲通滿了，探春、李綺、李綺、李綺、喜鸞、邢岫煙的統是網了個冰紋玫瑰界方塊、長方塊兒，晴雯的網了兩朵芙蓉花，寶琴的網了幾朵梅花，寶釵的網了一朵牡丹花。獨是黛玉的蜘蛛不見了，網了些雲絲兒，中間網了個「仙子」兩字，清清楚楚認得出來。黛玉十分得意。王夫人以下個個稱奇。黛玉就叫，將這些蜘蛛兒送往稻香村豆架邊放生去，一個不可傷它。王夫人就拉了薛姨媽到上房去了，一同住下。賈政一到五更就約會了賈赦入朝謝恩。賈客往來也很熱鬧，到任辦事，足足忙碌六七天。寶玉也在外面跟著陪客、謝客。林良玉、姜景星也過來相幫。一日午後，黛玉正自一個人坐在瀟湘館裡，忽見賈政走來，黛玉連忙迎進去，賈政就在堂中坐下。黛玉送上茶來，賈政喝了一盞。黛玉打量著賈政有什麼話商議，又見賈政滿面的愁煩。黛玉就問道：「舅舅，敢則打算著什麼事情？」賈政點點頭道：「是呢，真個的為難呢。」

黛玉只問：「什麼為難？」賈政道：「咱們家世受天恩，說不盡那昊天的罔極，真個做臣子的就能夠肝腦塗地，也報答不上來。而今又到了這一步地位，我就做夢也沒有想到。天高地厚，哪裡盡得寸忱，我到衙門裡自己也盡著巴急，只要拿出個良心，不敢絲毫欺隱；果然精神，巴急不上，再據實陳情便了。只是一件事情，誰知戶部衙門除了例上的俸銀，還有許多飯食銀，這個如何使得。我要奏繳了，礙著眾人，又說是九重都知道的；若是一樣的受這銀子，不說我的身子潔淨不肯沾一點泥兒，想到上頭一個天，心裡如何過得去，真個的為難。你每有過人的見識，人統不如你，你替我打算打算。」

黛玉道：「若說這項銀子果然聖上不知道的，倒也不怕礙著什麼人，定須奏繳上去；若是果真聖上知道的，就領了也使得。不過舅舅的生性再也不肯，甥女倒有個愚見，就將咱們這一份散與司官老爺們，叫他大家天良辦公，一發的清廉勤慎，豈不更好。從前原思為宰，將所得之粟，依了孔聖人散了鄰里鄉黨。咱們這項銀子究竟不是例上設立的，也是半私半公的款項，不便散給親友，舅舅散給屬員也是聖上到小臣的恩典，豈不兩全。」

賈政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好孩子，說得我如夢方醒。」賈政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好孩子，說得我如夢方醒。」就拉了黛玉的手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怎麼不做一個男子漢，咱們做一個同堂官兒，大家報答聖主。」黛玉道：「甥女只是個打量的話兒，要請舅舅定見。」賈政立起來道：「誰還奪得你這個理。」

就喜喜歡歡地去了。黛玉想起賈政為人實在地清忠骨鯁，算得一個公正大臣。這樣做官，真可以配得上天恩祖德，就是待我，也要算一個知己。我既不能超凡出世，索性做一個男子漢，或者效力疆場，做出那衛青、霍去病的事業，再不然也趕上李白、王

維，不叫寶玉這種孩子兒戲似的，就壓了天下英雄。倒叫我做了個女孩兒，索性做木蘭從軍、曹娥救父，也還豹死留皮。若汨沒在綺羅隊裡，實在地悔氣。枉說了劉牢之酷似其舅，我只好做一個幕府參謀，也虧他敬服我如同畏友，往後我只是成他的美便了。雲妹妹原向我說過，還有列仙的根基，不拘今世來世，只要看自己的功行。我只能勸舅舅大大地乾幾件仁民澤物的事情，只怕也還走得舊路上去。黛玉正在出神，不防旁邊站一個人，呆得木頭似的。原來黛玉叫襲人取一件月白實地花繡的夾衫兒來換，正遇著賈政進來，襲人就拿了衫兒站在旁邊。賈政去後，黛玉就坐下出神，沒有看見她站在那裡。原先早晨頭寶玉也同襲人頑了好幾句，問她有小琪官沒有。又說你從前原說過你哥哥要贖你出去的，嚇得我那麼樣。又說你從前便要不理我，而今又這麼樣。又說難為你，還替我做活計兒，又說晴雯補的那件雀金裘，好好地替我收了，今年冬天我天天要穿的。又說我元宵時到過你們家裡，你拿果子給我吃，而今你們家還住在那裡嗎？又說那一條大紅汗巾子配了對了。

襲人也悄悄地應了幾句，打量著黛玉都聽見了，故此不理她，嚇得什麼似的，站在那裡。誰知黛玉卻並不曾聽見，思量的也並不是這些。黛玉瞧見她這番光景，想起自己初到老太太房裡的時候，一塊兒趕著叫姐姐，一路下來也過得很好，又是送東西看活計，好不過的，就是使了個暗算，也是她來探過口氣，自己說合東風西風的話兒，故此順了寶釵那邊去了。今日這樣光景，也怪可憐見的。黛玉倒也十分過意不去，站起來換過紗衫兒，就拉她過來，道：「襲人姐姐，我剛才想著些別的事情，就忘記了你站在這裡。咱們從小兒的姊妹，你不要拘著的生分了我。你不知我心裡也疼的你，諸凡事兒，你替我操了心，我就舒展得多少。好姐姐，你替我坐下了，咱們談談心兒。」襲人哪裡敢坐。黛玉道：「必定拘著，我就惱了。」

襲人只得在小登上坐下了。黛玉就同她談了好些舊話兒。襲人見黛玉待她這樣，益發感激。黛玉又批了兩處銀號，叫蔣玉函管了。也叫紫鵲、晴雯大家過來，談了好一會。寶釵、寶琴就走過來，商議到凹晶館去，等到晚上大家看月亮，黛玉也喜歡。果真天晚了，姊妹們大家聚起來，扶著欄杆，看這個水月精神。真個的天高月小，雲盡風輕，只將各人的衣衫兒飄得悠悠揚揚的。眾姊妹大家走近來，單不見了寶玉。寶釵道：「這個淘氣的，才在這裡，又躲到哪裡去了？」

只聽見對岸曲榭樹下雞啼起來。李紈便說：「不好了，這些老婆子收得不乾淨，把稻香村上的公雞跑到這裡來了，多早晚它自己還會上宿去呢？」那雞只管亂啼起來。黛玉笑得了不得，道：「大嫂子，你不要給小孩子哄了，誰家的公雞會這時候啼。你聽聽，不是寶玉的聲音麼？」眾人聽一聽，也都笑將起來。探春、喜鳳就繞過去，將寶玉捉回來了。寶玉只扶著欄杆，笑作一團。探春道：「今日月光也很好，我們今日大家學著寶哥哥捉迷藏。捉著了，罰他弄個半夜餐，要他親手自造。捉不著，就立在這裡，大家叫他出來。」

寶琴道：「好則好，這個大觀園大得很，咱們只不許走上凸碧堂，穿出後院去。誰就先躲起來？」

喜鳳道：「讓我摘些蘭花葉兒抽長短，長的先躲起來。」眾人都說好。真個做了長短葉兒，除了李紈不肯，探春先去藏起來，藏在橋底下沒水的地方，大家叫了出來。李綺藏在芭蕉葉裡，喜鸞藏在李紈背後，寶釵藏在大松樹下藤蘿裡，晴雯藏在書櫥背後，寶玉叫紫鵲、晴雯送在桂樹上，黛玉扮了老婆子蹲在茶爐邊，背著人遮著面，紫鵲躲在老婆子的帳後頭。大家尋不著，叫了出來。單是平兒躲在鏡屏後，被李紈捉出來。又是各人捉住一個史湘雲，捉到半路，通不見了。到了欄杆邊，好好的一個史湘雲，立在那裡笑，眾人要拉住了問她，史湘雲就踏著水過去。眾人繞過來，跟著她走到瀟湘館，盡著問她。史湘雲只笑著不言語。眾人見他衣履毫不沾濕，越發地敬愛她。眾人都說要平嫂子親手造一個半夜餐。平兒笑道：「自己呢卻也造不出什麼好的，前日劉姥姥送些香芋過來，倒也香得好，愛吃不愛吃？」探春道：「說定是手造的，誰愛吃什麼香芋兒。」寶玉忽然憶起一節，就拉住了黛玉的袖子聞一聞，被黛玉打開去了。探春笑問：「二哥哥這又是什麼呢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我們另有個香玉的笑話兒，你們不懂得。」黛玉只怕寶玉說合什麼來，說道：「到底大家商議吃什麼，好等平嫂子好動手。」

寶玉道：「也罷了，要她推辭不得的，還是小荷葉湯吧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你又被老爺打了，又想喝這個湯。」

探春道：「原也好，況且銀模子兒通在平嫂子那裡。」眾人都說好。平兒就叫人取過來，真個的同著柳嫂子們自己動手。黛玉道：「這卻當不起了，今日月亮本來好，咱們大家來玩玩，多做些，除送了上頭去，也送些書房裡，也送些我們那邊，等良大哥、姜姐夫大家嚐嚐。」

眾人都說好得很。一會子人多手快就做完了，收拾乾淨，慢慢地送上來。大家高興，看看月亮，多也喝了些。蘭哥兒又叫人進來，添了幾碗出去。大家再說笑一會，方才散了。到了明日，大家走到上房，說昨晚的有趣。王夫人道：「娘娘已經封她真人，你們往後該敬她，稱她個史真人。我們一家子也都伏著她的庇佑。」史湘雲只笑說道：「太太，不要理他們諛哄。」

王夫人也明知她仙家的玄妙，不便說破她。談了一會方散。這黛玉心裡本來敬服史湘雲，又是初心不改，總要學道修仙，便即跟了史湘雲到櫳翠庵去，黏住了她，要傳播修仙要訣，湘雲只笑得了不得，黛玉直到跪求起來，湘雲由她跪著，益發大笑。黛玉恐怕她日間不肯傳授，就叫青荷、素芳立刻將臥具攜了過來，惹得寶玉趕過來搶奪。黛玉生氣，將寶玉攆出去。湘雲笑道：「二哥哥，你不要著急，待她住兩夜沒有什麼想頭，自然自己回來。」

寶玉哪裡肯信。黛玉便叫紫鵲、晴雯過來拉二爺到怡紅院去。這寶玉偏不肯往怡紅院去，只自一個人往瀟湘館，黛玉房裡住下，還幾遍的叫來櫳翠庵請黛玉回來，又托史湘雲催她回去。惹得史湘雲將黛玉百般嘲笑。急得黛玉自己出去關了庵門。寶玉也就無可奈何，權且孤眠獨宿。這黛玉便在櫳翠庵住下了。那邊瀟湘館裡卻鬧出一件笑話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